

<<冷山>>

图书基本信息

<<冷山>>

内容概要

惊心动魄的英雄史诗，感人肺腑的爱情诗篇。

与《飘》并称为“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双璧”。

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，美国书商协会年度图书大奖，美国十大畅销书之一。

本书是一部非同凡响的小说，讲述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之际，一位士兵为了自己的所爱而返回家园的多灾多难的旅途。

伟大的爱情故事与孤单凄惨的迢迢长路融为一体。

作品以当地历史为背景，以从作者的高祖父起代代相传的家族故事为基础，叙述了一个受伤的士兵英曼，离开残酷的战场，穿过那片残破的、即将遭受败衄的南方土地，回到自己战前的心上人艾达身边的故事。

与此同时，艾达正在勇敢顽强的年轻姑娘鲁比的帮助下，努力的重振父亲留下的农场。

英曼的“奥德赛”与艾达的奋斗相互交织，他们长期隔绝的生活随着战争的临近结束而即将交汇，当他们在密林中紧紧拥抱，准备尽享战后爱情的甜蜜与幸福时，一场灾难从天而降…… 查尔斯·弗雷泽深刻地洞察到人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孤独状态的危险，他对于社会的变迁，具有与那些十九世纪的伟大小说家同样敏锐的观察力。

本书重新创造了一个已经消失的世界，在我们的时代依然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。

<<冷山>>

作者简介

查尔斯·弗雷泽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山区长大。

目前，他与妻子、女儿居住在罗利，他们在那里养马度日，过着隐士般的生活。

《冷山》是他的第一部小说，也是目前为止他惟一一部小说。

该作品因“描写了人与土地的复杂情感与关系”而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、美国书商协会年度图书大奖

<<冷山>>

书籍目录

乌鸦的影子 手掌下面的土地 绝望的蓝色 动词，无一不让人感觉累得慌 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，是一种天赋 玫瑰灰 背井离乡，像野兽般流浪 源与根 像斗鸡一样生活 代替事实 忙起来 自由自在的野人 新娘 床上流满了鲜血 满足之心 熊之誓约 枉然徒劳 冬季黑树皮 雪地足迹 远离麻烦 乌鸦之魂在舞蹈 后记：
一八七四年十月 致谢

<<冷山>>

章节摘录

晨意初现，苍蝇就骚动起来，英曼脖子上的长伤口和双眼成了众矢之的。要叫醒一个人，满院子公鸡也比不过这些苍蝇翅膀的嗡鸣和腿脚的碰触。

英曼睁开眼睛，又在病房中迎来了新的一天。

挥手驱走群蝇，他的目光越过床脚，向打开的三层落地长窗望去。

通常，可以看见窗外的红土路、栎树，还有低矮的砖墙。

再远是一片开阔地和一直伸到西方天际的松林。

医院建在目力所及唯一的一个高坡上，就平原而言，这里的视野堪称辽远。

但远眺为时尚早，窗外一片灰蒙，像是涂了一层漆。

如果不是太暗，英曼本可以看书打发时间，直到吃早饭。

他正在读的这本书颇能安神。

不过，昨晚辗转难眠，他秉烛夜读，已经燃尽最后一根蜡烛；医院灯油奇缺，决不能只为消遣而点灯熬油。

无奈，英曼只得起身穿好衣裳，坐进一把梯式靠背椅里，将满屋病床和伤病员抛在身后。

他再次挥臂赶开苍蝇，凝视晨雾中的第一抹黎明，等待窗外的世界现出分明的轮廓。

窗子像门一样高。

想像中，他多次从那里迈步而出，走进另外一个世界。

住院最初几周，他的头几乎不能移动，只有一味望向窗外，凭记忆勾画家乡熟悉的绿色田野，那些童年的地方。

生长着水晶兰的潮湿的小河岸；每到秋天，黑棕相间的毛虫最为青睐的草地的一角；山胡桃树的一根粗枝斜伸到小路上，他经常攀到上面，看父亲赶着牛群从晚霞中走来，经过他的脚下，走向牛棚；他会闭上眼睛，聆听牛蹄踩踏尘土发出的噗噗声，渐行渐弱，直至消失在蝈蝈儿和青蛙的叫声里。

显然，那扇窗只会把他的思绪带回从前，这正中英曼的下怀。

因为他已经见过时代可怕的铁面，未来，在他的想像中，只能是一个所有他认为重要的东西都遭弃绝或主动远飙的世界。

人窗独对，已经度过了整个盛夏。

空气异常闷热潮湿，不论白天或夜晚，嘴巴上都像堵着一块抹布。

新换的床单很快就馊味阵阵，书放在床头柜上，一夜之间，软塌塌的书页就生出细小的黑色霉菌。

英曼想，凝望日已久，这灰蒙蒙的长窗怕也终于说完了要说的一切。

但这天早晨，他再次意外，一片早已遗忘的记忆从窗外翩然而来。

坐在教室里，英曼身旁是一扇相似的长窗，越过窗外的草场，稍远处低矮的绿色山脊层叠延绵，越升越高，直接巍然隆起的冷山主脉。

那是一个9月。

土操场对面的牧草已经齐腰高，草穗泛黄，应该收割了。

老师是位矮冬瓜，秃头粉脸。

他只有一套破旧的西装和一双过大的旧长筒靴，鞋尖向上翘起，鞋跟一侧磨得刀片般薄，看着像一枚楔子。

他站在课室前面，身体摇来摆去，整个一上午滔滔不绝地谈着历史，给年龄较大的学生们讲那些发生在古代英格兰的伟大战争。

充耳不闻一阵之后，年轻的英曼从桌子底下拿出帽子，捏住帽檐，手腕一抖，帽子旋出窗外，被一股上升的气流托起，飞出老远，越过操场，落在草地边缘，黑乎乎的，与那只停在地上的乌鸦的影子一样。

老师看见了英曼的小动作，叫他把帽子取回来，然后等着挨打。

这人有一根大戒尺，上面钻满了洞，能派上用场他才高兴呢。

英曼真不知道这一刻是被什么迷了心，他走出门去，潇洒地将帽子朝头上斜斜一扣，迈步向前，再也没回来。

<<冷山>>

破晓在即，窗子亮了起来，记忆渐渐隐去。
英曼邻床的男人坐起身，照例拄着双拐挪到窗前，不住口地向窗外猛咳浓痰，直到把肺里的积蓄清空。

他用梳子理了理头发，黑色直发垂到颞下，绕着脖子剪成溜齐的一圈。
他把面前的长发捋到耳后，纵然在晨曦的昏黄中，仍不忘戴上茶色眼镜。

他的眼睛太弱，些微的光线也受不了。

然后，他还穿着睡衣便在桌旁坐下，对着成堆的纸张，开始工作。

这人沉默寡言，说话很少有超过一两个字的时候。

英曼对他的了解极为有限，不外乎知道他的名字是巴里斯，战争以前，曾在查珀尔希尔（北卡罗莱那大学——译者）学习希腊语。

现在，除了睡觉，他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翻译一本厚厚的小书，把古老而不知所云的东西译成谁都看得懂直白文字。

他伏案而坐，脸离书本仅几英寸，身体在椅子上不住扭动，想给腿找一个舒坦的姿势。

他的右脚在冷港战役被一颗葡萄弹轰掉了，剩下的断肢似乎成心不想痊愈，一寸一寸地从踝部向上烂，多次截肢，现已截到膝盖以上。

他什么时候闻起来都像是一块陈年火腿。

有一会儿，耳中只听巴里斯的笔发出刷刷声，以及纸张翻动的声音。

接着其他人也纷纷醒来，在一片咳嗽中还夹杂着几声呻吟。

最终，打光壁板的接缝历历在目，连天花板上的苍蝇也看得一清二楚。

英曼翘起椅子的前腿仰身数着。

他算定共有63只。

窗外的景物渐次清晰，最先现形的是栎树黑黝黝的树干，然后是斑驳的草坪，最后是红色的小径。

他在等着瞎子的手推车出现。

连续几周，英曼一直留心观察着他。

现在既已康复到可以行动，英曼下定决心，要走到手推车旁边，和瞎子聊一聊。

他觉得自己实在已经被伤病困扰太久了。

英曼是在彼得斯堡外围的战斗中负伤的。

两位身边的战友扒开衣服看看他的脖子，估计命已不保。

我们会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重逢的，他们庄严地道别说。

不料，他竟一直挨到了野战医院。

医生们也看不出有什么希望，将他归入必死的一类，放到一边的帆布床上等死。

但他又没死成。

两天后，由于伤员太多，他被转送回自己本州的一间常规医院。

火车一路南下，旅途苦不堪言；在又脏又乱的野战医院里，在挤满了伤兵的车厢内，他都与战友和医生们一样，一直认定自己必死无疑。

这一段路途他所能记得的一切，是闷热，是血与粪便的气味。

许多伤员都在泻肚。

尚有余力的用枪托在木制车厢壁上砸出洞来，把头探出去呼吸外面的清风，像装在筐子里的家禽。

<<冷山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书评查尔斯·弗雷泽的处女作，惊心动魄的英雄史诗，感人肺腑的爱情诗篇。

与《飘》并称为“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双璧”。

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，美国书商协会年度图书大奖，美国十大畅销书之一。

本书笔触简约，却意味深长，是一幅徐徐展开的壮丽画卷，点染出一位呼之欲出的人物，一个奋力从已经毁灭的世界逃离的士兵——英曼……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